

凤眼青桐

□张国安

人的记忆从几岁开始呢？或者说，看不见的巨手抹去早期的痕迹之后，又何时粗心遗留下什么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祖屋窗外那一棵青桐树就是它“粗心”之作。

那是一棵怎样的树呢？在祖屋北窗外，通往邻居家的小路路口，有一棵青桐树，后来我知道它在古代又叫“梧桐”，“没有梧桐树，引不来金凤凰”说的就是它。青桐木叶青青，像一把青铜色巨伞，主干上生长着忧伤的眼睛，像伤疤，特别惹人注目。五岁那年，我在树下玩耍，指着一个狭长的眼睛说：“小凤的眼睛。”父亲听见了，奇怪地看着我，然后盯着树上的眼睛看了一会儿，又把目光投向邻家，就背着手离开了。我很是疑惑，就回去问母亲。她沉吟片刻说：“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！”我问祖父、祖母和叔叔，他们都是沉默不语，好像商量过一样，就是不告诉我。我的好奇心就更强烈了。人是特别渴望撕掉保密期封条的动物，我也不例外。

我问遍身边的所有人，最后还是外祖母向我说起来一段陈年往事。原来我是大家庭的长孙，诞生在祖屋。听母亲说，那年冬月，窗外的青桐树随风摇摆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在曾祖母的帮助下她顺利生下我。因为在这之前，母亲有过两个孩子，就是我的哥哥姐姐，但夭折了，曾祖母踮着小脚捧着我说：“就叫锁群吧！”想来她知道生命不易，在飘摇的尘世需要锁住一群儿女。于是每次我哭闹时，亲人们总是说：“锁群不哭，锁群最乖啦！”可我依然哇哇啼哭不止。有一次，邻居家青凤来我家串门。青凤是同族一个大哥家的女儿，比我大五岁。她肌肤如雪，生得粉妆玉砌，一双丹凤眼好像会说话。一次，二叔眯着仅剩下的一只眼对他父亲说：“这娃娃可不像咱们普通人家的孩子，你要看好喽！”

塔川

□张惠琴

如果早来一个时辰
薄雾还在山腰蜿蜒
如果早来几天
乌桕树还涨着通红的小脸
在枝头眺望
茶树还没有开出白色的花朵
在枝叶间悄笑
如果早来几个月
梨白桃红柳叶青
村边的小溪流水潺潺
如果在正月里
新娘的红袄在雪地里闪耀
腊肠腊肉泛着油光
如果早来几年

白罗斯很白

□汤新明

今天和帅帅讲“白俄罗斯”，它是苏联解体后分成的15个国家之一。因为地球仪上“俄罗斯”呈绿色的长条形，很醒目，靠近它的“白俄罗斯”这个国名他很早就一下子记住了，它的首都也是他最早熟记的之一。我说：“帅帅，地球仪上这个‘白俄罗斯’现在不叫这个名字了。”他好奇地问：“改名了吗？”我解释：“去年上半年改叫‘白罗斯’了。它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他和俄罗斯没有关系，他们是两个国家。你知道吗，这个白俄罗斯和俄罗斯，还有乌克兰，历史上可是一家人，都是斯拉夫人。这个‘斯拉夫’，就是‘好’的意思。”

帅帅问：“它这个‘白’是因为这里的人长得白吗？”我忍俊不禁：“不是啊，他们喜欢白色，这个‘白’是纯洁、纯真、洁净的意思。白罗斯人认为他们斯拉夫人的血统比那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更纯正些。另外啊，我想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穿白色的衣服、用白布绑腿吧。”他点点头又问：“爸爸，它的首都明斯克，这个城市好玩吗？”我答：“这个白罗斯啊，湖特别多，有一万多个，号称‘万湖之国’。它的首都叫明斯克，纬度比较高，但冬季不冷夏天不热，被公认为适合居住的城市。它有一艘航母也叫这个名字，猜猜看它现在在哪儿？”帅帅好奇地问：“不会跑到南通了吧？”我答：“你好聪明啊！40年前，前苏联建造了一艘航空母舰，就是以明斯克命名的。20年前被中国买

精短小说

此刻，她指了指窗外说：“锁群，你看。”我好似听懂了她的话，立即停止了啼哭，眼睛骨碌碌顺着她的手指方向看。大家都觉得我跟她有缘。于是，她常来我家串门，有时还抱起我，来到青桐树下说个不停。日子久了，有人开玩笑说：“青凤，你这么喜欢他，长大了就给他当老婆吧！”父亲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可不能瞎说，乱了辈分！”这样又引起一阵哄笑。青桐树果子成熟了，母亲就炒一锅，满屋子的香味，抓一把揣在荷包里，满衣襟都是香的。青凤把我搂在怀里，坐在树下的小凳子上，喂我吃青桐树香喷喷的果实。

有一天夜里，村庄还在沉睡中。忽然有人敲敲盆大呼：“起火啦，救火呀！”接着村里的人们慌忙披衣下床，争先恐后地来救火。原来邻居家着火了，大火烧毁了房屋。大家一阵手忙脚乱终于扑灭了大火。现场一片狼藉，清点人员时，突然有人说：“青凤呢？”短暂的沉默之后，有人刚想冲进去寻找，突然轰隆一声，梁柱倒塌，一团火焰冲天而起，旋即扑向祖屋北窗。人群一阵惊呼，那火焰绕过青桐树向西而去。一声叹息：“唉，飞走了！”大家一看，却是二叔。那棵青桐树也许受到大火的炙烤也随着青凤的离开而离去了。邻家大哥痛失爱女，不久离开这个伤心地，举家搬走了……

第二年，在原地又生长出一棵青桐树，长大后跟那一棵一样，一样作青铜巨伞状，一样木叶青青。我看到这一棵就是再生的，不同的是树上不知何时长出一双狭长的丹凤眼。难怪当我说出那一句“小凤的眼睛”时，父亲会流露出奇怪的眼神。

可是，在此之前，我又是如何知道那就是“小凤眼睛”的呢？我苦思冥想，再一次坠入记忆的河流……

紫琅诗会

停电的家什可能只有手电筒
鲜有的打扰会引来喜鹊乱嚷
如果早来几十年
白墙黛瓦在细雨中朦胧
奶奶的发髻乌亮
妈妈的辫子黑又长
那时的车很慢灯很暗
鸡鸣犬吠
小小的村落若星辰般遥远
世界被遗忘
而此刻的你我徜徉之间
便得了现时的心安
那么曾经的你和我
又拥有过多少地久天长

万家灯火

来，用它在深圳建了一个航母公园。3年前它被拉到南通来，就是上次在苏通大桥上我指给你看的那个庞然大物。现在它就停在苏通大桥北桥尾西侧，我们南通也将有一个航母公园啦。

白罗斯的邻居比较多，我让他说出白罗斯接壤的国家有哪些，他报了俄罗斯、乌克兰、立陶宛、波兰，前两天教他的波罗的海三国中的拉脱维亚记不得了，于是，又和他复习了一遍。他仔细看了看，指着白罗斯西侧、夹在立陶宛和波兰之间靠波罗的海的一小块地方问：“爸爸，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小国家呢！”我纠正道：“它不是国家哦，它是与俄罗斯本土不相邻，是俄罗斯的一块‘飞地’，也是最小的一个州，叫加里宁格勒州，和北京差不多大。苏联有个领导人叫加里宁，为了纪念他，所以就将这个州也叫加里宁。”他好奇地问：“这里的人怎么去他们国家的其他地方呀？”我答：“要么从旁边的立陶宛和白罗斯等国过境，要么坐船向北绕行，要绕一大圈哦。”见他感兴趣，我又讲了一个小故事：“这个地方原来是德国的，二战结束之后才划给了俄罗斯。这个地方出了一个大哲学家叫康德，就出生生活在这里，他生活很有规律，每天起床、喝咖啡、用餐、写作、讲课、散步都有固定时间。所以啊，小镇上的人，每当看见他身穿灰色大衣，拿着手杖从家里出来散步，就知道准是下午4点到了。”他哈哈大笑：“他怎么变成手表了？”



快乐的伙伴

陈顺源

师生浓浓情

□顾淑兰

自1992年起，我一直担任通州区实验小学和金田小学高年级语文教师兼班主任，连续送了十届十二个班的毕业生，直到退休。

在实小工作的二十一年间，学校百年来一直绵延并弘扬的关爱学生传统，深深地感染了我，浸润了我。我和学生之间所发生的点点滴滴，成为此生最可贵的珍藏。每每回想起往事，心头总是荡漾着一股股暖流。

借这篇文章，叙述几个发生在我和学生之间的小故事吧！

刚调来实小，我接手的是二年级语文教师兼班主任。几年时间很快过去，这班和我儿子差不多同龄的学生都深深地爱上了我，对我有一种孩子恋母般的亲近。

五年级上学期，学校安排我外出听课，三天没到校。说心里话，短短的几天我在外度日如年，很思念我可爱的学生们。刚回到学校，同年级老师告诉我：这几天下课，总有一拨一拨的学生到教师办公室门前探头探脑地张望。问他们有啥事，孩子们却支支吾吾，随即就一溜烟地跑了。

我走进教室，问：“前两天，哪些同学去老师办公室门前了？”“哗啦啦”一阵响，全班有二十多个学生站了起来。我好奇地问：“你们去哪儿有啥事？”教室里一片异口同声：“就是去看看你没回来，我们想你了！”一股热浪扑上心头，我的喉咙发堵，好一阵才吐出声音：“老师也想你们呀！”

有一回上自习课，我坐在讲台上批改学生作文，圆珠笔忽然没油了，于是不經意抬手问了一句：“哪位同学带红圆珠笔了？借给我用一下。”坐在教室中间的一个男生高高举起了手：“我带了！”没等话音落地，他就急忙挤出座位，差点碰翻了凳子，把笔远远地递过来。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一桩。然而，几天后我发现，全班同学的文具盒里都添了一支红色圆珠笔，且都放在显眼的位置。我当然知道，这笔对他们毫无用处。文具盒里的这支红笔，都只是为期待我下次借用准备的。

学生小W的父母都是聋哑人。她在同学中显出几分自卑，上课不敢发言，下课只一个人玩耍。我去他家家访，竟发现他家的电视机也处于静音状态。原来，她父母因听不见不知道电视机带音响，小W自小也就只看画面。我手把手地教会了她如何打开音响，叮嘱她以后看电视多跟着电视里的声音学舌。和小W父母借助笔交流，速度太慢；打手势比画，我又看不懂哑语。没办法，只好把小W拉过来，让她当翻译。一次家访，花了两个多小时。

接下来的一周作文是自命题。我指导小W以《我当“翻译官”》为题写了篇作文。因为是她的亲身经历，作文写得很生动。我帮她修改后投了稿。正逢全国小学生作文比赛，小W的这篇作文获得了全国一等奖，我和她的合影也被刊登在《作文选刊》杂志封面上。从此以后，小W的脸上平添了不少的自

玉兰一瓣

信，先后接到全国各地十几封小读者的来信，同学们看她的眼光也多了几分羡慕。原本相貌平平的她，长大后出落成一个美丽的“白衣天使”。

2000年，我同时执教实验小学和金田小学两个毕业班的语文，工作压力很大。因为感冒咳嗽，却腾不出时间去医院。放学前，我在教室里把病历卡和医疗卡交给一父母在医院工作的学生，让他父母代配一些医治感冒的药带学校来。

第二天早上走进教室，我一下子呆住了：讲台教桌上堆得满满的，有药片、药丸、止咳糖浆，还有雪梨、冰糖、中药贴片，差不多可以让我用一生的了！感动之余再一询问，全班几乎一半的学生都给我带了药，有的是家里备用的，有的是从药店买的，还有个学生把他爷爷的老年性支气管炎药方也带来了。

一次家访从小A家出来，发现自行车前后胎都没了气。正觉得奇怪，小Y不知从哪儿钻出来，说：“顾老师，我爸爸那儿有打气筒！”他自告奋勇，带着我穿过两三条小巷，走了好长一段路，来到建设路的一个修理自行车摊位前，兴奋地高叫：“爸，这就是我们顾老师！”

和他爸爸聊了聊。他原先是一家工厂的保全工，半年前下了岗，在这巷口摆了个修车摊位，生意还不错。他爸爸告诉我：小Y在家每天都念叨“顾老师”，要是不听话，说一声“去报告你们顾老师”，马上就变成了乖宝宝。我也告诉他爸爸：这学期，小Y进步很快，我和数学老师都表扬了好几次。几天后有同学告诉我：是小Y放掉了我自行车的气，目的只是想让他爸爸也认识认识他的顾老师。

小C父母离了婚，家境贫寒，性格也内向，成天都难得听她说一句话。春节后开学几个星期的课间，我都发现她尾随在我身后，神情有几分紧张，也有几分顾虑。我转身问她有什么事，她总是看看别的同学又把话咽了回去。

一天下课，我刚走出教室，小C追过来，小手猛地举起，把一个东西塞进了我的嘴。我连忙吐在手里，却是一块沾满了碎屑的奶糖，“这哪儿来的？”我尽量放低声音问。小C结结巴巴地告诉我：这糖还是她走亲戚时得到的，特地给我留了一块。

“这是外国糖，可好吃了！”她抬头望着我，眼睛里满是恳切。我把这块差不多在小C口袋里焐了一个多月的奶糖重新放进嘴里，连声说：“好吃，好吃！”的确，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甜的糖。

往事并不如烟。回想起来，每一件发生在实小校园里师生间的故事，都是那么亲切、温馨。在实验小学度过的二十一年教学生涯，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充实、也最具有存在感的二十一年。常常想：人如果真有下辈子，我还是想当教师，而且是在通州实验小学当教师！